

梅雨

宋执群 著

发生在七十年代的
一场惊人的爱情故事





0817999

SZQ

梅雨

中南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雨/宋执群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1

ISBN 7-5063-1249-2

I. 梅…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7471 号

梅 雨

作者: 宋执群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责任校对: 马云燕

装帧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70 千

印张: 7.75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49-2/I·1237

定价: 12.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	梅 雨	1
2	反标·一九七〇年	4
3	孤 独	20
4	她的声音	31
5	秋日彩虹	54
6	发 现	73
7	挣 扎	79
8	报 复	90
9	早熟的情思	109
10	爆 炸	125
11	成 年	149
12	黑夜中的闪电	166
13	城 市	181
14	石榴树上的红蜻蜓	195
15	高 考	214
16	最后的除夕	223
17	梅 雨	238

1 梅 雨

大祸发生在伏旱季节一个雷暴的午后。事后乡亲们在追忆这起恐怖事件的每一个可能有的细节时，才慢慢关注起那场过早来临、过于阴晦漫长的梅雨。那场梅雨随着南方雨线的向北推移，未及清明时节就将广阔得无边无际的江淮丘陵笼罩在无尽的凄迷阴暗之中。漫长的雨季一连几十天胶着在人们的视野，密集纤细的雨丝不紧不慢毫无生气地终日洒注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像一个垂暮的老妇心如死灰地缝制自己永远不得完工的尸衣。那尸衣在无尽的苦雨凄风中漂泊、吹打，将失去光泽的银灰色衰腐气息漂洗到村庄茅舍、树丛田野、泥泞小道，以及人们的毛孔深处，人间万物都在这银灰的波涛冲刷下失去了血色。村庄和村庄失去了界限，田野和山岗难以摆脱浓雾的缠绵弥漫，倾听不到近在咫尺的河流满怀愁怨永逝了的春潮的歌声。新绿遍萌的大地无可奈何地浸淫在冰冷的雨水中，不得相会雨天血液般的晚云。村

庄的院落从不间断地飘拂夹杂着黄艾蒿苦涩气味腐烂食物的酸臭。那些本来要从妇人们的手中变成香喷喷豆瓣酱的食物，被随意抛洒在烂泥地上，供鸡犬无精打采地啄食。梅雨使一切沾铁的东西生锈，一碰就冒起一片发黄的细烟。衣服长满了霉菌印刷的花朵，领口、袖口的油腻滋养出了青绿的苔藓。屋内的地面开出一朵朵野花和一丛丛秃头的蘑菇。就连青蛙和蚯蚓也跑到人们浸水过多的床上做窝，排涝的抽水机也因风叶被锈住而抽不出水来。梅雨淅淅沥沥的声音折磨着农人焦灼的心绪，谷仓中种子的萌芽正在萎缩，散发酒糟毒药般的香气升腾着人们的怒火。一座座村庄也在这浓香的诱惑中不祥地沉醉下去，朦朦胧胧地摇晃在难以切割开来的阴云密雨中。

人们对阳光的渴盼显得分外紧迫，但却没有谁能逃脱无孔不入的梅雨气味的逼压。甚至连饱经沧桑的老人也对紧接而来的那个先是阳光灿烂、后是狂风雷暴的下午放松了警惕，没有细心察究其中蕴含的诡秘和异常，直到灾难降临。

只是少年童地的预感要早一些。还在分不清昼夜的梅雨期间，他就开始了行为恍惚，有些神志不清。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他还不可能搞清自己违反常规的行为是怎么产生的。最让他惊慌、恐惧的是，他已不止一次地在睡梦中梦见他死去多年的爷爷衣衫褴褛地穿越无边的梅雨向他走近，他穿着那件自杀时悬在冬风中石榴树下的黑棉袄，已和梅雨中他瘦小的身体肿胀在一起。直到童地从他那沙哑的嗓音唱出的一首流传极广的歌谣中惊醒。

不见天哟，不见地，
乌龙过山岗——
没有头哟，没有尾，
我心在你命上——
没完没了哟，没完没了，
梅雨驮着我们飘——
就连栀子花瓣哟，
也把我们胎芽洗得雪亮——

直到他长大成人，回想起那件改变了他一生的性格与命运的事件时，他也很难找出一个确切的原因，只大致地认为那是梅雨带来的气候综合症，他固执而直觉地认定这是一个敏感少年容易染患的一种疾病。童地就是那场大祸的蒙难者，他早在梅雨期间就有一种预感，这个预感随着他的蒙难，将要伴随他的整个生命过程，无论在清醒时，还是在梦境中，只不过在梦境中出现更多一些。

后来，童地无数次在不自觉的冥想、梦境或随便什么开心和伤痛的情况下，都会不期而然地遭遇那场惊心动魄的灾难。一个先是阳光灿烂后是狂风雷暴的午后时光会不分时间、地点，飘忽不清、不即不离地接近，就像乡亲们向他描绘的，一个人一生中总也无法逃避一幅唯一属于自己的命运中的时空风景。

2 反标·一九七〇年

少年童地蒙受的灾难，是他故乡乡亲们的经验中从未有过、无法预想、也无从设防的灾难。

是一个微风轻吹的清晨，农人们从一座座散布的村落走向重新获得了生气的田野，到处是抢插中稻秧苗的欢乐场面。这时在江淮上空徘徊了太久的密集雨云最终敌不过南方海洋强行推涌过来的一股股热浪，迅速撤向长江、淮河以北的大平原，童地生活的西河小村仿佛一夜之间遍燃起人间烟火。日出之前，男女老少赶往马路两旁全村最大的一片肥沃水田抢插已经晚了半个节气的中稻秧苗。这条马路是西河村和沿线的其它小村庄通往西河古镇和更远一点县城的一条简易公路，多数时间上面仅有行人和兽力车悠闲地走动，偶然有一辆汽车在上面急速地驶过，总会引起农人们特别的注意，牵引着他们寂寞的目光一直飘向遥远而茫然的天地尽头。

这天清晨，虽然微风习习，但空气却滞重而闷热，在太阳将出未出之际，周围全是暖烘烘躁动不息的热浪。人们毫不怀疑，昨晚那场昏天黑地的雷暴已彻底赶走了将近两个月的梅雨，炎热的骄狂真真切切地来到了这一片不可省略的土地。

西河村的农人天未亮就开始了在马路两旁的水田中插秧。就在他们翘首等待第三批挑秧苗的人到来，而稍作休息时，天色在一瞬间之间突然放亮。刚冒出地平线的太阳也立刻放出不饶人的热辣辣的火线，刺人眼目。西河村的队长焦急地盯住远方那几个挑秧苗的身影，发现他们几个人走到了马路中间却停了下来。他正要大喊大叫询问原由，挑秧苗的几个人突然一轰而散，扔下肩头的担子，撒腿就跑，像是谁被毒蛇咬了一口，更像电影《地雷战》中被炸得人仰马翻的鬼子。

负责挑秧苗的是从上海来到西河村插队的几个知识青年。他们扔下扁担后，一齐向队长跑来，个个上气不接下气，而且面无人色。沉寂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稍微镇静了下来，结结巴巴地说：

“写反标了！……大路上……马路上，有人写反标了！”

队长和田里等待插秧的农人并没有听懂他的话。

“日鬼！你在诈唬些啥？吴时敏！”

队长只顾愤怒，似乎没有注意他们魂飞魄散的神情。

这时，另几个知识青年也缓过神来，一窝蜂地向队长解释马路上发生的事。不多一会儿，共产党员的队长也被他们描绘得魂飞魄散。他定了定神，极其恐怖地大吼了一声：

“都不许到马路上去！收工回家。”

他又转过身，向围在他身边的几个知识青年一挥手：

“快去找几张凉席来，跟我走！”

农民们可不是听话的角色，天生的自由散漫促使他们摆下手中的活计，乱了窝似地奔上平日他们习以为常的马路，争先恐后地去看被知识青年描绘得恐怖又新鲜的事情。

那是一九七〇年初夏的一个早晨，这时，十三岁的童地正坐在离西河村几里之外的西河镇小学的教室里上课。这个少年放学后跟随大人去了事件的现场，但他只看到有两段地面被凉席盖得严严实实，边上有民兵看守，绝无偷看的可能。听大人们说，事件是最为严重的：罪犯一共写了两条反标。是用尖刀刻在路面上的，字又大又漂亮，极端反动。一条是“打倒×××！”恶毒攻击最伟大的领袖，另一条“×××万岁！”更是公开赞颂人民的敌人。还据说：反标写得很清晰。因为江淮丘陵的这一地区土质很特别：白色、坚硬、不粘脚，在雨后更是把路面绷得像镜子一般闪亮。童地听着大人们道听途说，心中非常遗憾，就自言自语地说：“我昨晚还到这里放过鹅，怎么没有看到？”这个牧鹅少年遗憾的内心独白，也许就成了他命中注定要蒙难的不祥预兆。

大约在中午之前，马路上出现了农忙时节罕见的汽车。那两辆吉普车开得很快，刚刚在人们的视线中还是两粒引人注目的黄色小甲虫，转眼就冲到人们的跟前。它们相距极近，冲起的两行杀气腾腾的尘土，久久飘拂不去。从车上跳下来几个清一色的蓝衣蓝帽，加上领章、帽徽，无声地向人们宣布他们是公安局的。其中一二个还从腰间拔出了手枪。他们迅速地驱散着人群，甚至将守护现场的民兵也赶开一段

距离。民兵们也委屈地和童地一起散乱在人群中远远地看着那几个县公安局的人脸色阴森地忙碌。他们先是揭去覆在反标上的凉席，看似毫无必要地放在马路一边，仿佛那几张从农人家临时收来的凉席也顿时和这个可怕事件联在了一起，也有了不同于吸收农人汗水的重要价值。接着是几个照相机的反复拍照，那几个黑匣子般的机器每一“咔嚓”之声，都让远远的围观者心惊肉跳。接着，那几个公安戴上了白手套，展开几张又白又长的纸蒙在地上，其中一个女的（也许是太炎热，她脱下了帽子，人们才发现还来了一个女的）趴在地上，慢慢地描画着。童地要到好几年后，上大学时才能从书法课上知道，那叫“拓印”，最先是古人为了从碑刻上复制下书法家的真迹而用的传统方法。同时，另几个公安开始在反标的周围四处搜寻，连路边的草丛也要拨拨摸摸，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失望地停止。最后，他们从西河村队长手中夺来了铁锹，亲自铲去了一大段路面。接着他们收拾起一大堆东西，包括那几床凉席，不作任何解释，一声不吭地坐上吉普车迅速向西河镇的方向开去。和来时一样，他们杀气腾腾、速度飞快地消失了，留下一大片仍然胆战心惊、不知所措，还暗怀着什么渴望的人群。

当天下午，从镇、公社到大队、生产队的所有大小党员干部全部被通知到西河镇委会开会。县公安局临时在镇委里设立了专案组，要求在极短时间内无条件地破获这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西河村生产队长半夜三更才回到村子。他按照上级部署，操了个平时出工、收工专用的铜哨只吹了一声，人们就蜂拥到他家的堂屋。根本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招呼开会，起码要操上铜哨在全村走上两遭，吹得嗓子发疼，

因为还没有一家村民入睡。人们都聚在村头巷尾议论纷纷，对反标事件的后果进行种种推测。全村的人们似乎忘了插了一半的秧苗还散乱在田间，也不顾及已经迟作的耕种会对全年的生计有什么影响。只有数不清的青蛙在田野骚动不宁地狂叫、繁殖。池塘和脏水沟中的蚊虫抓紧时间袭击那些莫名其妙放弃了肉体警惕的人们。其实，队长从镇上回来招呼开会，正是此时乡亲们唯一盼望的大事。所以不大一会儿工夫，队长家的堂屋就挤满了人，连平时一向吊儿郎当、惯于迟到缺席的几个下乡知青也一个不落抢占了堂屋的前几排板凳。

人们期盼着队长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新闻和信息。但队长只用一句话召开并结束了会议：

“狗日的，在这个农忙节骨眼上干了这种事！县上的专案组命令，所有识文断字的明天都要到大队部去对笔迹。不挖出那个没有屁眼的家伙，大伙别想有好日子过！散会！”

一场规模巨大的查捕反革命案犯的行动在方圆几十里的乡镇之间同时展开。西河村一带是查捕重点。第二天晚上，童地习惯地在大人们乘凉的时间漫步到了知青们居住的那排原是生产队谷仓的茅屋附近。例外的是，他没有听到平时那熟悉的歌声，没有看到几个大哥哥、两个大姐姐们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情形，尤其是那好听的小号声也没有了。难道那个戴着眼镜、因此显得和另外几个知青不太一样、像是从电影中走下来的大个子吴时敏，今天不在这里？他可是每天晚上在他们唱累了，开始没意思的打闹时都要吹他的小号的呀。童地每天放学后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等到夜晚来临，在

夜晚来临后再等上一段时间，他准会听到吴时敏的号声响起来。这个少年根本无法抵御那个戴着漂亮眼镜像从电影中走下来的青年和他那金光闪闪的漂亮小号。那个漂亮的青年和那个漂亮的小号能发出河流、田野、老牛、青蛙都无法发出的声音。尽管那声音一会儿像忧愁的叹气，一会儿像晚霞飘在树林的上空，一会儿像天上的神仙唱出的歌声，甚至一会儿又像谁在伤心地痛哭。但不管它像什么，在童地听来，声声都能让他的心轻轻地颤动，全身轻飘飘的，他身心的一切血液、呼吸、温度都无一例外地被那小号吸收了去。他自觉地走向那排茅屋，在往日小号吹响了的时候，推开了知青点的门。屋里倒是仍如往常一般灯火通明，但他发现，他的推门而入很让他们吃了一惊。他感到那几个人有些情绪异常。往日他也是从不敲门就推门而入的，他们也习惯了他的推门而入，就像没看见他一样，但今天很不一样。他们不光表情惊慌，而且正在小声说着什么，又突然都不说话了，连那两个好打闹的人也都一反常态，规规矩矩地坐在床沿上。他们都拿眼光定定地看着站在屋角的少年，双方都显出了慌乱和手足无措。僵持了片刻，还是大个子吴时敏站了起来，轻轻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你回家去吧，今天不吹号了。”

后来童地才知道，那天上午知青点的人被第一批叫去对笔迹，而且吴时敏还被公安局的人又专门叫去了好几次。

十三岁的童地被带走的时候，是那年入夏以来最炎热的一个傍晚。那时，反标事件调查了二十多天，案件还没有破掉。人们因为恐怖而绷紧了神经，又由于旷日持久的折磨反

而倒有些放松了，开始有了各种传说：也许是过路人干的，因为谁也搞不清那条马路那天下午没有外地人走过，也许是谁神志不清时写错了，再说，当地人似乎谁也写不了像反标那么好的字。仔细一想，这些都极有可能，甚至一些本来被判定有嫌疑而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也多少松了几口气。但县公安局的人并没有走，设在镇委会的专案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手写的两行字，不管是农民的手写的，还是居民、教师或学生手写的，都可能是他们一辈子所写的最沉重的几个字。

童地在被带走之前，也曾对过笔迹，但他并未当成一回事，因为不是像大人们那样单独对，而是和同学们集体对的，气氛没有那么恐怖。当时学校把学生集中在大操场上，听镇上公安特派员讲了对的方法，就回到教室，每人写了两条正确的标语，老师收交给了公安局，然后就照常背书包放学回家。这对十三岁的少年来说，是过眼烟云。

童地做梦也没有想到，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最为炎热的傍晚，他正在放书包，转身想去池塘洗澡时，几个公安局的人正走进他们家门，严严实实地堵住了他的去路。他只听公安局的人跟他的父母简简单单地说了几句话，还没有搞清怎么回事，就被一个穿制服戴帽子、满脸是汗的人拉住手往外走。

“我的书包。”

童地惊恐地喊。

拉他的公安顿了一下，从他肩头卸下书包，重重地扔在地上，拉紧他又走。他回望的头还没有及时转过来，只见母亲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后面跑，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喊道：

“你们抓一个小孩干什么？……他，他还未吃饭呢！”

另一个公安，对着母亲瞪圆了眼，严厉地喊道：

“你管得着吗？！”

那个公安也跟上来，把童地的头往前扳，在他的头被扳过去的最后一眼，他看到母亲跌倒在他的书包旁。天色一下子黑了下来。

一个胖子公安简直是拖着童地在前面走，另一个叉着腰紧跟在后，他们就到了马路上。童地没想到西河村离这条决定了他一生的马路这么近，因为他从来也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两个公安在这条很近的村庄与马路间的田间小道上一句话也没有说，童地只听到两个膀大腰圆的成年男人浑浊不清的沉重喘息。他正是被这种一片蛙声和夜虫游走声烘托出来的男人不干净的腻呼呼的喘气所恐吓，害怕得一阵阵发抖。整个走动的过程使童地有点神志不清，除了害怕，他没有什么感觉，脑子显得空空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正走在每天上学都必经的那几条分割水稻田的小道上。只在某一个瞬间，他突然看见了一盏灯光，一下子唤醒了他的记忆，那是知青点的灯光。他多么想去推开那一扇童年生活中唯一期盼的熟悉的木门。但是他被一双穿制服的大手紧紧抓住，一点自由活动的余地都没有。他转而屏住呼吸，竭力想从闷热的夜风中倾听到一个声音。但那闪亮的小号始终没有把他心动的旋律传过来。沉默的公安终于在推了他一把的同时说话了：

“快上去！”

稍晚一些时候，少年童地才明白，这两个公安是故意用沉默来威吓他的，因为在他将要度过的那个残酷的夜晚，几个成年男人就多次使用这同一手段残忍地摧毁着他的意志。

在听到公安低沉的吆喝时，少年童地再也忍不住了，委屈和压抑的泪水滚下了他的双颊。他当时一定产生了幻听，他宛若听到了大个子吴时敏说：

“你回家去吧，今晚不吹号了。”

十三岁的童地被推上吉普车，他也许并没有搞清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不然他会忍不住有一些本能的惊喜。要知道，在一九七〇年的乡村，一个儿童会对吉普车怀有怎样的神往？但是，童地没有感觉，他连车上还有一个公安，坐在司机座位上的那个公安都没有发现。童地在颠簸的车中仍然压抑不住委屈伤心的泪水，就在他将要昏厥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清晰地传来，悠长、呜咽，他已经分不清那是他无限热爱的管状金属声还是自己无望的哭泣。

审讯连夜在镇委会的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进行。屋里装模作样地给童地摆了一个巴掌大的小方凳。坐在小方凳上的童地只能仰面看着一排故意离他老远的公安。雪亮的汽油灯升腾的白气，把一排蓝制服搞得模模糊糊，使远远坐在他们对面的童地看不清他们的脸。经过一阵在黑夜中的哭泣后，童地反而清醒了，思维异常敏捷，眼中连一滴眼泪也没有了。

大约坐在中间的那个公安最先开始了冷冷的问话：

“打暴的那个下午，你是不是到马路上放过鹅？”

童地立刻明白过来，脑子转得飞快，那个不太遥远的下午立即复活在他的眼前。现在看来，那是一个隐藏着巨大阴谋的快乐的下午。那天，久雨初晴，他高高兴兴地捧着刚从学校运动会上得到的奖状回家，天色还早。他看着那些仿佛一夜之间从田野和路边冒出的无数青青春草，一丛丛地冲着

他问好，心情分外轻松。他回到家中，看见母亲在做晚饭的间隙，正在喂食一群春天孵化、开始褪去嫩黄绒毛的小鹅，就放下书包，赶着它们出了门。他很快邀上另两个同学。三个少年赶着三群小鹅，自然而然地走上那条很少有汽车经过的马路去放牧。那里的青草最鲜嫩，也较远离开两岸育种秧苗的稻田。三个牧鹅少年将鹅群自由自在地散放了很长一段路线。他们说着故事，打打闹闹，谁也没有注意天气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刚还在被他们的幻想不断描绘着的两朵银白的浮云，先是极其诱人地在晚霞中变幻着类似神话中的奇妙世界，接着迅速连成乌黑的一片，仿佛一下子遮挡住了人世问所有的光，天地刹那间隐进了黑暗中。三个少年拼命地驱散着田野上空纠结在一起直往脸上撞的蚊虫和花脚蚊子的云团，追赶上了走散的鹅群时，狂风暴雨已倾覆在他们身上，他们几乎是摸黑赶着鹅群逃回了家。这其间唯一见到的亮光，就是一声声、一串串惊天动地撕开乌云炸响在他们周围的雷电。这就是童地和另外两个少年在后来被认作不祥的下午所经历的一切。

“快说，你去过吗？”

中间的公安不耐烦地追问。

“去过。我们是三个人去的。”

“我们知道。他们和你一样，在隔壁房间里。”

“你们除了放鹅，还干了些什么事？”

童地把记得很清楚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

中间的公安更加不耐烦地打断他：

“还写了字吧？”

“没有。”